



勒·柯布西耶： 元素之融合

LE CORBUSIER: ELEMENTS OF A SYNTHESIS

斯坦尼斯劳斯·冯·穆斯 著
Stanislaus von Moos

王展 戴岳 丁梦韵 孟娇 译
Wang Zhan, Dai Yue, Ding Mengyun, Meng Jiao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目录	009_1979年英文第一版序言	011_2009年修订版序言	013_
第一章 夏尔—爱德华·让纳雷	049_	第二章 纯粹主义与《新精神》杂志	091_
第三章 建筑类型学与设计手法	157_	第四章 乌托邦主题的演变	203_
第五章 城市文明	269_	第六章 公共建筑	313_
第七章 元素之融合	381_	注释	403_
中西文人名、地名对照	411_	图片致谢	413_
译后记			



“人能走一条直线，是由于他”

——勒·柯布西耶

目标并且知道他将去向何方。”

勒·柯布西耶： 元素之融合

LE CORBUSIER: ELEMENTS OF A SYNTHESIS

斯坦尼斯劳斯·冯·穆斯 著
Stanislaus von Moos

王展 戴岳 丁梦韵 孟娇 译
Wang Zhan, Dai Yue, Ding Mengyun, Meng Jiao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目录	009_1979年英文第一版序言	011_2009年修订版序言	013_
第一章 夏尔—爱德华·让纳雷	049_	第二章 纯粹主义与《新精神》杂志	091_
第三章 建筑类型学与设计手法	157_	第四章 乌托邦主题的演变	203_
第五章 城市文明	269_	第六章 公共建筑	313_
第七章 元素之融合	381_	注释	403_
中西文人名、地名对照	411_	图片致谢	413_
译后记			

1979年 英文第一版 序言

这本书的初版写作于十年前。它当初是针对著名瑞士裔科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包括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保罗·克利(Paul Klee)和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一系列研究的专题之一。那时,勒·柯布西耶的作品尚未被系统辩证地研究过,于是我计划填补这个空缺。当开始筹划这本书的时候,尚不能检视勒·柯布西耶的私人档案,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这位建筑师公开发表的作品和八卷本的《勒·柯布西耶全集》(*Oeuvre complète*)。此外,我还参观了柯布西耶几乎全部的建筑作品,阅览了很多他的画作并访问了很多他曾经的同事、朋友,这些人都答应帮我完成柯布西耶的履历信息。

当然,我不能否认,这部书的一些章节作于十年之前,稍显过时——不仅由于近年来学术思想的改变,也由于自己观点的改变。我已将勒·柯布西耶的职业和工作中最重要的新信息加入此书;并重新写作了一些章节,使之更契合我最新的观点;还新加入了一章,关于“马赛公寓”的意识与形态。然而,在整体上,这部书保留了一系列写作于1967到1968年间的论文译作的特点,并且我不想去改变它,也许这些缺少客观性或者说热情过盛的特点,反倒能够增加这本书的可读性。

如果现在要就同一题目再写一部专题,我可能会对勒·柯布西耶的作品及其权威解释在社会影响及意识形态层面进行更深刻的剖析。在某种层面上,延伸当下认识的一个侧面,即是对于未来的畅想,那么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将勒·柯布西耶视作一个“畅想家”而非一位先知,无疑更加有趣。如果言中,则这些都得益于他作为艺术家的高度、他视野的深度与广度以及他对于现实的诗人一般的视角。一旦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我们就需要深入讨论柯布西耶的作品,其程度远超过于这本书中所涵盖的简略评论。但是,我仍然会沿着我所阐释的“建筑类型学”(Typology)和“元素之融合”(Elements of a Synthesis)两条线索来进行研究,因为对我而言,即使当今的研究也没能超越这两条线索。

在对勒·柯布西耶的研究过程中,给我帮助最大的机构和人们,都在本书初版中列出,在此仍然要重申对这些机构和人们的感谢,尽管这个名单很不完整。需要我特别感谢的是《柯布西耶全集》的编者威利·博尔西格(Willy Boesiger, 苏黎世),他允许我从他的私人档案馆中取得了本书的插图。协助我搜寻勒·柯布西耶生平信息的还有柯布西耶的朋友和同事们:居住在沃韦(Vevey)的勒·柯布西耶的哥哥阿尔伯特·让纳雷(Albert Jeanneret)、居住在拉绍德封(La Chaux-de-Fonds)的莱昂·佩兰(Léon Perrin)、居住在纳沙泰尔(Neuchâtel)的让—皮埃尔·德·蒙特莫林(Jean-Pierre de Montmollin)、居住在长岛的科斯坦提诺·尼弗拉(Costantino Nivola),尤其是住在瑞士威拉尔—苏—罗伦(Villars Sur Ollon)的皮埃尔·安德烈·艾莫瑞(Pierre André Emery),如果没有他的帮助,1971年的法文版是不可能完成的。

许多机构为我提供了取得研究资料和专业文献的机会:拉绍德封市图书馆、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图书馆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图书馆。当时勒·柯布西耶基金会的秘书长莫里斯·贝赛特(Maurice Besset)允许我研究属于该基金会财产的画作。居住在苏黎世的海蒂·韦伯(Heidi Weber)非常慷慨地给予我她所珍藏的照片。

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霍塞普·路易斯·赛尔特(José Lluís Sert)、爱德华·弗朗兹·塞科勒(Eduard Franz Sekler, 麻省, 剑桥)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阿瑟·德雷克斯勒(Arthur Drexler)答应与我讨论勒·柯布西耶,并帮助我理清了观点。同居住在苏黎世的阿尔弗雷德·罗斯(Alfred Roth)的多次谈话对我帮助良多。

我在1968年4月前往昌迪加尔以及多次前往法国的旅行,都得益于瑞士圣加仑(St.Gallen)的江根一波恩基金会(Janggen-Poehn Foundation)的资助。

由此出发,我推进得越远,就越清晰地意识到曾获得这三人无比的恩惠,并曾在20世纪60年代与他们三人共事,对此我感到非常幸运:西格弗里德·吉提恩(Sigfried Giedion)和他的夫人卡罗拉·吉提恩—威尔凯尔(Carola Giedion-Welcker),还有汉斯·库尔耶(Hans Curjel)。我应当补充一句,我从未亲自见过勒·柯布西耶本人。

朋友们都鼓励我进行文字的修订工作。感谢蒙特利尔的安德烈·科博兹(André Corboz)在《日内瓦杂志》(*Journal de Genève*, 1972)上为这部书的法语版本撰写了洞察入微的书评。感谢彼得·谢雷尼(Peter Serenyi)在他的文选《透析勒·柯布西

耶》(*Le Corbusier in Perspective*, 纽约, 1974) 中选用本书中被他称作“对勒·柯布西耶艺术生涯的初次考据”的两段。感谢麻省剑桥的伊丽莎白·萨斯曼 (Elizabeth Sussman)、多伦多的哈罗德·艾伦·布鲁克斯 (Harold Allen Brooks)、伦敦的阿兰·科尔孔 (Alan Colquhoun) 和巴黎的哈维·门德尔松 (Harvey Mendelsohn) 阅读了部分手稿。巴黎的柯布西耶基金会不仅一直支持我的研究, 还准许我复制了许多柯布西耶档案中至今尚未公布的作品。然而, 假使我不曾被哈佛大学邀请在卡彭特视觉艺术中心 (Carpenter Center for the Visual Arts) ——这座由勒·柯布西耶设计的建筑中讲授四年建筑史; 不曾与学生们辨析学术问题, 我是没有可能着手写作这部专题著述的。

实际的翻译工作漫长而枯燥, 然而又充满着挑战性, 受到很多人的期待与祝福。在最初阶段, 译稿由比阿特丽斯·默克 (Beatrice Mock) 起草, 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的约瑟夫·施泰因 (Joseph Stein) 审读——我应当感谢他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及我们之间的友谊。文字工作的最终成型, 得益于瑞士菲茨瑙 (Vitznau) 的莫林·奥波利 (Maureen Oberli) 的终期协助。

2009年 修订版 序言

从1979年这本书的前一个版本面世以来，我有过很多次机会重新面对这些主题，但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重新作一本专著。考虑到现在涉及勒·柯布西耶研究的庞大信息量、他个人资料的开放度以及建筑学领域（或者广泛地说，视觉文化领域）迅速变化的口味，如果说有关这位建筑师的书籍生命力很短暂，毫无疑问是愚蠢的。在这样的情形下，谈论他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批判性论文、作品目录，或者举办一场展览。

排除了写作一本新书的选项后，重新编辑出版这部旧作（假设它还有受众）意味着是“照原样重印”，还是“大幅度调整”的抉择。最终的选择是一个折中的办法。修正一些最让人尴尬的瑕疵，在尾注中声明新的研究工作，并且在每章之后增加一段附言，以说明在这几十年之后，我个人认为这些问题有（或者应该有）什么新的发展。

由于可参考的资料大增，这本书现在看来好像一辆雪铁龙2CV（译注：一种经典的法国老式汽车）装上了一款跑车引擎。读者将自行决定是否忍受这本书幼稚的创意思维和长辈般的说教，就好像忍受老时钟的机械故障一样，带有一种扭曲的幽默感。

也许一个简短的评论值得加在这本书相关的哲学与理论不可知论上，特别是因为在最初的（德语）版本和第三版（英语版）之间的十年中——在此期间还出版了很多其他语种的版本，人们目睹了“批判性历史”的创生及其横跨大西洋的成就。作为《建筑学报》（*archithese*），1971—1980）杂志的编辑，我甚至可能参与了实现这个成就，当然只是很边缘的作用。我个人无力于随后详细阐释“批判性历史”，这也许造成了我勉强接受这些经验。尽管如此，这本书还是必然造成了一种状况和一种关键的应对措施——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将之概括为“有破洞的历史”。对本书1967到1978年间的各种版本深思熟虑与拾遗补缺之后，这七章内容也仅能够给出关于勒·柯布西耶生活和工作的少量阅读材料：所有的议题都在不断地变化着。这就是为什么我将各章的附言视为这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筑学的历史并不与所谓的“操作性批判”（operative criticism）相契合。但如果其目的不再能够引发现代建筑的理念，它至少应该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它与我们周围的自然与文化环境之间的联系。不幸的是，对于保护并恢复快速成长的工业，单纯的历史实践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有益的金科玉律。这种影响在其他情况下弱得多，比如朗香教堂和昌迪加尔议会大楼这样有重大意义和威严的建筑，它们所冒的风险不仅在于致命的衰败或者疏忽导致的冷嘲热讽，还来自一些“敏感的”建筑专家们——其中甚至包括勒·柯布西耶的朋友们，他们正在进行着铺张的建筑升级与重新认定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学家经常面对一个艰难的抉择，既要为了这些作品的存在而奋斗，又不能冒犯其中蕴含的精神。

鸣谢来自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伦敦建筑协会（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纽约城市大学（the City University）以及其他院校的建筑师与研修建筑学的学生们，他们几十年来与我讨论勒·柯布西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不能不提的还有我在代尔夫特科技大学（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任教的几年（1980—1983）：无须多言，看到这本书在荷兰出版，我感到很荣幸。我的那些在苏黎世修习艺术史的学生们（1983—2005）幸运地帮我意识到，就算不考虑勒·柯布西耶，建筑学也并非现代化事业中的唯一议题，尽管如此，苏黎世艺术与设计博物馆（Museum für Gestaltung）、巴登（Baden）的朗玛特博物馆（Museum Langmatt）、纽约的巴德装饰艺术研究生中心（Bard Graduate Center for the Decorative Arts）、门德里西奥建筑学院（Accademia di architettura, Mendrisio）以及魏尔的维特设计博物馆（Vitra Design Museum in Weil a.Rh.）等研究机构依然允许我的兴趣肆意驰骋（相关的多场展览在各章脚注中有所提及；绝大多数，但并非全部，都是在我与朋友亚瑟·吕格（Arthur Rüegg）同行时意识到的）。我与这些机构中的人交谈，包括伦敦建筑协会已故的阿尔文·伯亚斯基（Alvin Boyarsky）、哈佛大学的爱德华·弗朗兹·塞科勒教授，他们对于我而言，不止于导师。苏黎世的汉斯约格·布德林格（Hansjörg Budliger）、纽约的尼娜·斯特里茨-莱文（Nina Stritzler-Levine），还有最近在罗马的马瑞斯泰拉·卡斯亚图（Maristella Casciato）和在巴塞罗那/门德里西奥的霍塞普·阿瑟比洛（Josep Acebillo）都值得特别感谢。我还要说，当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发现了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不久前发表的《建筑的复杂性矛盾性》（*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 1966）。这本书不仅帮助我理解勒·柯布西耶，还彻

底重塑了几十年来我对于建筑学的看法。

为了这个新版本的准备工作我又一次获得勒·柯布西耶基金会的协助以及基金会总干事米歇尔·理查德 (Michel Richard)、他的前任伊芙琳·特瑞因 (Evelyne Tréhin)，还有基金会的专家伊莎贝尔·古丁诺 (Isabelle Godineau) 和阿诺德·德赛尔 (Arnaud Dercelles) 的支持。就插图而言，我完全抵制住了“诱惑”，没有在其中放入自己拍摄的照片。因为我希望能够强调它的纪实形象，尽可能使用“正统的”来自建筑建成时代的图像。大多数的图片都出自《勒·柯布西耶全集》或者其他在勒·柯布西耶基金会等官方机构中能找到的资源。收集与扫描工作持续了数年，由苏黎世大学艺术研究所 (Kunsthistorisches Institut) 的幻灯片管理员，还有门德里西奥建筑学院的格雷齐拉·赞诺内 (Graziella Zannone) 以及我的妻子伊莲娜·冯·穆斯 (Irène von Moos) 完成。我特别感激詹·德黑尔 (Jan de Heer)，他自己也是一位研究勒·柯布西耶的学者：他是最理想的编写顾问，他对于问题的理解和面对浅显文字时的犀利眼光都有助益。克劳斯·施佩希腾豪泽 (Klaus Spechtenhauser) 提供了我关于参考文献的建议。此外，如果没有乔治·霍尔 (George Hall) 帮我将文字编译成能读懂的英语，我觉得这本书将会令人完全头痛不已。

我还要说的是，我做的所有修订，特别是各章的附言，都应当特别感谢肯尼斯·弗兰姆普敦 (Kenneth Frampton) 的《现代建筑——一部批评的历史》(*Modern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History*, 伦敦, 1992) 和 阿兰·科尔孔的《现代建筑》(*Modern Architecture*, 牛津, 2002)，在尾注中对他们的致谢是远远不够的。并非偶然的是，这些作者都还写过其他关于勒·柯布西耶的作品，而且就各个方面而言，他们既在我之前，又在我之上。

第一章

夏尔— 爱德华·让纳雷

CHARLES-
EDOUARD
JEANNERET